

离开锅灶 端起碗

——在民艺的门槛上聊天

潘鲁生 VS 韩青



山东画报出版社

离开锅灶 端起碗

——在民艺的门槛上聊天

潘鲁生 VS 韩青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离开锅灶,端起碗:在民艺的门槛上聊天/潘鲁生,
韩青著.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4
ISBN 7-80603-735-7

I.离... II.①潘... ②韩... III.民间工艺-研究
—中国 IV.J5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103972号

责任编辑 覃峥嵘 徐峙立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2060055-5420

市场部 (0531)2053182(传真) 2906847

网 址 <http://www.sd-pictorial.com.cn>

<http://www.sdhbs.com.cn>

电子信箱 hba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8.5 印张 146 幅图 20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定 价 2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序

写在门槛处

韩 青



这本书对我是一件全然意外的事情，虽然从它的标题、副标题，到它的整体结构与章节设置，都是由我的笔下流淌而出。但是，这一切却是出自于潘鲁生先生的盛情相邀。他是我爱人周晓波的朋友。在直接友情面前，我可以任意放纵自己的情性，而对这样的间接友情，我则惟有礼貌服从。当然，除了友情，它还需要一些对相关事物的基本认识，以及对现实因素的考虑……这个现实因素就是，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一个时常与我煲长途电话粥的朋友最爱说的一句，就是“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所以，这样一本书在间接友情、简单学识、现实因素之间的构成比例，大抵应是4:3:3。

这样的对话，对我也是一种新鲜的经验。因为它需要有两种声音，不断地交流、交织、沟通、碰撞、回应。但是，在如今这个众声喧哗话语沸腾的时代，我更习惯的还是聆听，并且在聆听中了解与判断自己所处的时代。像大多数资质平常的人一样，我是不挑剔时代与现实的人，不仅是自觉没有挑剔的资格与资历，也由于相信历史本身的淘汰与选择，自有其神圣法则。人类生活方式中，一种生态的消失，与另一种生态的出现，也自有其造物的规则。这个交代，是我对所谈话题的基本立场，那就是，对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传统工艺元素整体消

序

失，又以商业形式零星出现的现实，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偶尔，在某个场景片断与物质细节上怀怀旧抒抒情，也只不过是一点对个人经历触景生情式的即兴抒怀。潘鲁生先生确是出于对其民艺专业的考虑来做此对话，他是真正的敬业，字字句句都有着专业的精神；而我看民艺，全都在来来往往的生活里，没有专业性，我敬生活。

我的喜欢民艺，是喜欢它在日常形态里蕴含着故世人心与烟火气，比如，某个闺阁女子给意中人做的鞋垫，那种手段与心思结合紧密的东西，其强烈的表现力、清晰明快的结构、直率简单的技术，心意郑重而价值平常，真是打动人心。往昔物质生活的痕迹，到了日益被繁复的高科技支配生活的时人眼里，也常常是因为简单直接而直抵人心。而摹仿与借鉴较原始的生活方式与艺术风格，甚至也可以成为前卫，或者在消费领域里被视为走在了时尚最前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达到高潮的欧洲新艺术运动中，非洲的种种部落艺术，就曾经以新灵感之源的面目频频出现。此后，各种古老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生活的现代性之间扑朔迷离地此消彼长与转换，广泛地流布于正在进行时态的现实

中。

绣花鞋垫里的传情达意，已经有一部分被手机短信息取代，在人们逐渐远离传统的道路上，民艺更具有了道具一般的象征性，更接近于专业人士的专业范畴。有趣的是，恰是它的日渐稀少成就了它成为一项专业。物以稀为贵。这个对话，在我也是一个了解它如何“以稀为贵”的过程。

但是，回想对话的过程，我关注的倒不是民艺的以稀为贵，而是常不由自主地意识到传统的中断与重建。按照通常的想像，民艺在人们生活中的淡出，代表的是现代生活与传统的不断决裂。甚至，还有人按历史大事件的时间表，从文化大革命、1949年，一路按图索骥，追溯到五四运动；就像留恋欧洲文明的人，指摘18世纪法国大革命对传统的巨大破坏力，想回到此前的传统欧洲一样。但眼前的现实却是，真正使人们普遍而迅速地脱离开手拉风箱锅灶的烟熏火燎，翻新旧城区，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日新月异。而一家老小在大型超市里手推购物车做

闲庭信步状，亦已成为市民双休日生活的新传统。这也是我对往昔民艺的消失不沮丧的理由。较之潘鲁生先生的忧虑，这似乎有点没心没肺。他以专业人士的洞见，一再地表明如何让民艺被更多的人关注，或让现代化对其网开一面留出一小片自留地。

这样，谈话出发点与立场的差异，让对话里出现了一些《三岔口》里摸黑武戏式的场面，自己话音落地之后，就去猜想对方话音滴落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想在最短的时间里，说尽量多的话，以求早点完成它。所以，有时对话的方向，仿佛顺着时间的流向而行进；但再一想，又似乎根本没有方向。结果，谈性事，会谈到母爱；说饮食，竟说到孝道，离题万里的事情时有发生。这样倒更接近真切的聊天时刻，聊天的有趣与好玩，恰在于此。

在述说与聆听时刻走神，是我性格里难以克服的弱点，它也忠实地跟进了对话的过程，幸好潘鲁生先生贡献出了百余幅采风实物实景照片穿插其中，从视觉上减化了大段阅读的沉闷感。不论初衷如何，从对话的此岸到彼岸，我们惟一能够真切度过的，只是时间河流里的一小段而已。当我回想自己2002年时间表的时候，会因为有几个星期的夜晚的忙乱而好笑，它真是让我端起碗来，多吃了好多次的宵夜。

2002年11月 济南



潘鲁生，生于1962年11月，美术学博士。现任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民艺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美术家协会理事、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山东省青联常委等职。现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山东省优秀知识分子、山东省德艺双馨艺术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有关民艺论著曾荣获1993年度中宣部国家“五个一工程奖”，1997年国家教委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美术作品曾入选《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第八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全国宣传画展》、《中国体育美展》、《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科学与艺术国际作品展览》等。作品曾被中国奥委会等机构收藏。



韩青, 20世纪60年代生于山东曲阜, 曾从事体育、文化新闻采编工作, 现任《齐鲁晚报》副刊部主任编辑。曾在数家报刊写作专栏文章, 出版有散文随笔集两部:《在母语中流浪》、《旁听的耳朵》, 曾获得山东省首届齐鲁文学奖。



目 录



第一章 天空、大地、季节	1
--------------	---

——谁在蓝蓝的天上用飞机拉白线儿

第二章 童年、成年、文革	23
--------------	----

——为什么我们是怀旧市场主力军

第三章 东方、西方、前后方	45
---------------	----

——当“文化”成为往事

第四章 洋装、唐装、中国结	69
---------------	----

——在日常生活细节里搅动记忆

第五章 方言、母语、乡愁	89
--------------	----

——在时间地图中逆流而上

第六章 灶王、土地、城隍	113
--------------	-----

——太阳下山后就来了神仙

第七章 场景、气氛、礼仪	133
--------------	-----

——死亡，就是开始生活在别处

第八章 异乡、异族、异域	151
--------------	-----

——在去休闲的路上遭遇抢亲

第九章 色、香、味	173
-----------	-----

——光荣与骄傲的“以食为天”

第十章 男、女、性	195
-----------	-----

——活色生香时刻的技术外援

第十一章 门外、门里、门槛	217
---------------	-----

——谁还在老师傅的屋檐下

第十二章 广告、媒体、市场	237
---------------	-----

——“我买，故我在”

第一章

天空、大地、季节

——谁在蓝蓝的天上用飞机拉白线儿



- 我们城市的天空，高楼林立，连个完整的天际线也看不到，地平线就更无从说起，城市总是漫无边际地向外膨胀着。
- 老百姓在遇到大事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说“我的天呀”，农民意识中的“天”不仅是自然的天，还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 俗语说“春来鹅毛起”，要“试春”：把一节竹筒埋入地下，放一根鹅毛在露出地面的竹筒上，立春时刻一到，鹅毛就会飘飘悠悠地飞起来，这样就可以表明地气的萌动，春天的到来。
- 民艺，从某种角度上承担了历史有形的部分，是人们还能够看得见的历史遗迹，是可以供人们的心灵盘桓的地方。
- 先秦时有一部官书叫《考工记》，里面记录当时的“百工”造物的一些原则，第一条是与天有关的，造物首先讲“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的道理。





韩 青：

既然是聊天，干脆就从我们头顶上的这个“天”开始聊：现在，你能不能说出对济南天空的印象？

潘鲁生：

这可真是聊“天”。不过，还真是好多年没有注意过天空了。

韩 青：

不奇怪，满大街的红男绿女还看不过来哪，大家生活节奏都那么紧张，谁还有闲工夫对着茫茫苍穹抒闲情呀？

潘鲁生：

好像也不是特别地刻意为之，或者刻意不为之吧。你怎么想起这个问题？

韩 青：

我过去也没有意识到。有一年春节，在胶东一个小村子里，跟着家里的人，给族里的一个远亲拜年。那是个年纪很大的老人，言辞里常有些我们半懂不懂的老理儿老规矩老皇历。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他哆哆嗦嗦地起来，送我们出门的时候，在他们家幽暗的堆满柴草的门洞里，突然口齿极清晰地嘱咐我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先抬起头来，看看天，看看上面是什么东西。而且，老人神情很郑重地反反复复强调这句话，好像还做了个手搭凉棚的姿式，很滑稽，像一个卡通形象，却明确清晰地让人觉出他对于天，是怀有一种特别感情的。记得那时我还真是抬起头来，透过门檐上萧瑟的衰草，看到了很辽远的天空。当时我以为老人家的意思是说，出门要注意天气。

潘鲁生：

以前人们出门之前抬头看看天，是一种日常生活状态。特别是在农村，人们已经习惯了那种与自然和谐的、亲密的，或者可以说是一种依赖的关系，对自然的变化、季节的变迁、天气的阴晴晦明不定有一种敏感情怀。俗话说“出门看天，进门看脸”，天气的变化与人的感情变化相互关联，把严肃的表情说成“老阴天”，看天气已经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农民很大程度上是要靠天吃饭的。但是现代人，特别是现



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云南民居，不仅自然天成，而且表现了自然的主体地位。

代都市人，生活空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日常节奏也越来越快，生存环境和现实让人变得单调、浮躁，很功利。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和谐转向了人们以自我为中心，与他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以及对周围物质的关注，也显得很冷漠。人们对空间的感觉，一点都不轻松，变成了具体的人与物的关系，眼睛只是盯住那来来往往的行人、急驰的汽车、横穿的自行车……看上去都很忙、很累，谁还有暇去望望天空，因此人们对老天爷的感觉淡化了，淡漠到了几乎忘了它的存在。

韩 青：

没错。有一次，我们到云南旅行，在丽江玉龙雪山脚下，能感觉到那里的天真是蓝，是透明的那种蓝，像清澈的海水一样；甚至，静下心来都能看到空气里一波一波的气流的波动。四周风景也是明亮、纯净的，是雪山，草甸子，森林，河流，让人看了心里会感动。一起旅行的同伴说，他在济南生活几十年，好像都不曾有过抬头看看天空的

时候。也许，下意识里他有过抬头向上看的动作，但是，单纯为了看一看天空，他印象里是没有清晰记忆的。他这话当时就让我们大家挺感慨。我们城市的天空，高楼林立，连个完整的天际线也看不到，地平线就更无从说起，城市总是漫无边际地向外膨胀着。空气清天色蓝的时候，能看见的，就是飞机屁股上拖着喷气，一掠而过，划破天空。这让人想到的是速度，而不是安静。那种美感，是一种工业化的美感，而不是自然景观。我可能属于心智社会化程度挺低的人，在言行属性方面进化得比较慢，有时晚上与朋友吃完饭，一出门抬头正碰上“人散后，一弯新月天如水”的景象，看着月牙儿在红红绿绿的霓虹灯之间，非常虚幻，会觉得城市里的月亮不真实。偶尔又恰恰碰到情绪脆弱的时候，就会连带着觉得城市里的生活也不真实了。许多都市文学里的文艺腔就是这样来的。确实，城市的天空本身就已经被摩天大楼分割得破碎不堪了；而高楼间的一线天啦，飞机拉线啦，也是所有城市里差不多的景致，而且还可能越来越一样。不是正在全球化吗：技术一体化，经济共同化，交往跨国化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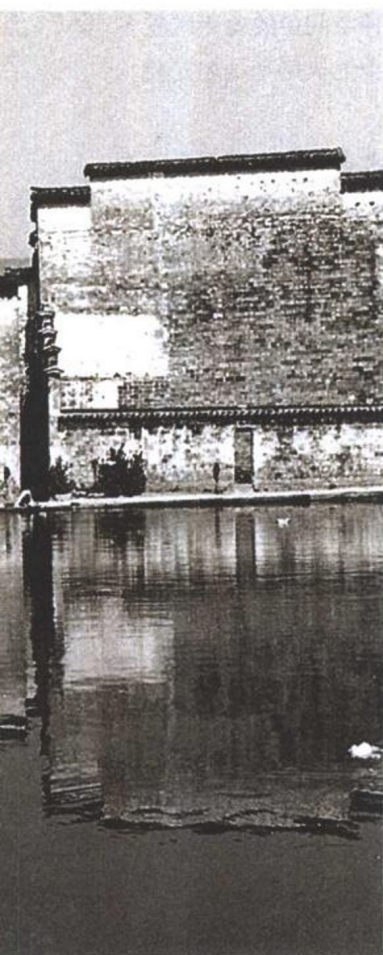
潘鲁生：

但是自然界概念的“天”，总是昼夜阴晴，循着它自己的一个不变的大方向转动，但在这同一个天空下生活的各个阶层的人群，所表现出的情绪却大不一样。所以，从人们对待天空这一态度上就能看出许多问题来，比如讲，现在城市人面临的很尖锐的现实问题就是要重新学会关心社会，关心大自然。也许有人会说，天气的变化与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总觉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天灾人祸又不会只掉到一个人头上，什么自然灾害都是社会的事、国家的事、政府的事，和自己无关，跟自己生活的城市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没有什么关系才怪呢，最近气象预报又增加了一项内容：“沙尘暴”。《光明日报》有一则报道，说2002年3月16日至3月30日，短短的十几天，沙尘暴就五六次“光临”宁夏，每次都带来了数以吨计的沙尘。说沙尘暴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说是一种人为灾害，至少是人类加剧了这种灾害。脆弱的植被、裸露的黄沙、疏松的土壤，这些形成沙尘暴的



安徽黟县的宏村，是一个牛形的水乡，村中的水塘是牛胃，家家墙边有溪水流动，是牛肠子，如此等等。对天对水的重视无非就是对自然的重视。

重要条件，正是人类自己破坏大自然所带来的报应。想一想最近的沙尘暴，你还能说与你生活的这座城市以及自己没关系吗？它已经直接影响我们的生存了。想想每年经历黄沙满天的时候，确实感到天灾的危机。



韩 青：

这一类灾害性的自然天气，搁到过去，就算是“天谴”了，就是人做了坏事要遭到“老天爷”的谴责与惩罚。民间有很多这类说法，或者说是咒语：天打五雷轰的“雷殛”；窦娥被冤屈而死，临死前的三个誓言中就有一个是“六月飞雪”。汉乐府民歌里女子对爱人山盟海誓，也是指天为证：“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而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时候，也多半要利用天灾人祸广泛地散播舆论基础，地震了、洪水了、大旱了、蝗灾了等等，都是由于什么什么人做了什么倒行逆施伤天害理的事情。总之，是一种极严重的现世报应。水泊梁山好汉的招牌，就是“替天行道”。传统中国人做事情，讲究的也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潘鲁生：

如果老天爷真的天打五雷轰，看来我们很应该去静静地看看天，好好地反思一下，我们为什么与天的感情愈来愈远。从历史上看，我们的祖先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都非常到位，彼此和谐相处。只有处理好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才不至于破坏自然的生态平衡。像沙尘暴这样的恶劣气候的出现，也正是没有遵循自然规律而导致生态失调的恶果。违背自然规律，破坏生态平衡，就等于破坏了我们自己正常的生存环境。从天事看人事，事情有千种不同，但道理只有一个，你想想不久的将来将“全球一体化”，